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一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十九

黄門侍郎 給事中

黄門侍郎

六典曰黄門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凡政之弛張事之與奪皆叅議焉若大祭祀則從升壇以陪禮皇帝盥手則

奉巾以進旣稅則奠巾於篚奉匏爵以贊獻凡元正冬至天子視朝則以天下祥瑞奏聞

漢官儀曰給事黄門侍郎次侍中侍從左右開通内外給事於中故曰給事中黄門侍郎

漢書曰王音薦揚雄待詔歲餘爲給事黄門郎成哀平三代不徙

又曰張禹爲太傅有疾成帝臨視拜於床下禹有少子在側數目之帝知其意於前拜黄門侍郎

又曰劉向字子政宣帝時以中郎爲給事黄門侍郎

又曰董賢字聖卿雲陽人爲太子舍人賢侍漏在殿下爲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悦其儀貌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耶因引上與語拜爲黄門侍郎

東觀漢記曰鄧閶字秀昭遷黄門侍郎於時國家每有災異水旱閶側身暴露憂懼顦顇形於顔色公卿以下咸高尚焉漢興以來爲外戚儀表

後漢書曰馬防子鉅爲常從小侯正月當冠特拜爲黄

門侍郎肅宗親御章臺下殿陳嘂組自臨冠之

續漢書曰荀悦字仲豫遷黄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悦與從弟彧孔融並侍講禁中

輿服志曰禁門曰黄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黄令然則黄門郎給事黄闥之内故曰黄門郎本既無員於此各置六人也

又百官志曰給事黄門侍郎六百石無員外從左右給事中使關通中外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位

獻帝起居注曰自誅黄門後侍中侍郎出入禁中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侍中黄門不得出入不通賔客自此始也

漢官曰尚書郎奏事於明光殿省中皆胡粉塗壁其邉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含雞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門侍郎對揖跪受

漢舊儀曰黄門郎屬黄門令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黄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

又曰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弱冠爲黄門侍郎嘗進見與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之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爲羽林監

又曰杜恕字務伯爲散騎黄門侍郎恕推誠以質不治飾在朝不結交每政有得失常引綱維以正言於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

又曰夏侯尚字伯仁淵從子也文帝與之親友有籌畫智略從太祖定冀州遷黄門侍郎

又曰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親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威四方今者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順動之時也遷黄門侍郎

魏略曰董遇字季直獻帝時爲黄門侍郎旦夕侍講爲

天子所愛信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爲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僚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吳志曰孫承字顯世好學有文章作螢火賦行於世爲黄門侍郎與顧榮俱爲侍臣歸命世内侍多得罪唯榮承獨獲免常使二人記事承荅顧問乃下詔曰自今已後用侍郎皆當令如宗室承顧榮儔也

又曰孫晧每宴會群臣無不咸令沉醉置黄門郎十人特不與酒侍立終日爲司過之吏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之咎謬言之愆罔有不舉大者即加威刑小者咸以爲罪

晉書曰顧榮少有珪璋符采朗徹仕吳弱冠舉賢良爲黄門侍郎當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天才令望

又曰張華爲黄門侍郎博覽圖籍千門萬户畫地成圖

又曰吳隱之孝武帝欲以爲黄門郎以隱之貌類簡文

帝乃止

又曰嵇紹爲給事黄門侍郎時侍中賈謐以外戚之寵年少居位潘岳杜斌等皆附託焉求交於紹紹拒而不荅謐誅紹時在省以不阿比凶族封弋陽子

晉書載記曰秦黄門郎古成詵風韻秀舉確然不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礪刄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匿終身不敢見詵

齊職儀曰給事黃門侍郎四人秩六百石武冠絳朝服漢有中黃門給事黃門位從諸大夫秦制也與侍中掌奏文案賛相威儀典署其事

後魏書曰崔光爲黃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參賛文政而已

又曰陽平王之子匡爲黃門侍郎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世宗曾於山陵還詔匡陪乘又命皓登車褰裳將上匡諫止世宗推之命下皓恨匡失色當時壯其忠謇

又曰任城王之子順除給事黄門侍郎時領軍元乂威刑尤盛凡有遷授莫不造門謝謁順拜表而已曾不詣乂乂謂順曰卿何得不見我順正色曰天子富於春秋委政宗輔叔父宜至公爲心舉士報國如何賣恩責人私謝豈所望也

北史曰盧誕拜給事黄門侍郎魏帝詔曰經典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爲師於是親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於帝前

隋書曰劉行本爲黄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又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輕臣而不顧也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原所笞者

唐書曰温大雅爲黄門侍郎弟彦博爲中書侍郎對居近侍高祖謂曰我起義晉陽爲卿一門耳

又曰高宗總章元年十月東天竺烏萘國長年婆羅門盧伽逸多受詔合丹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

修短有天命未聞萬乘之主輕服蕃夷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你娑婆寐依其本國仙方合長年神藥胡旣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效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爲欲歸罪於胡人將申大戮又恐取笑夷狄𢑴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遂止

又曰天寶元年改黃門侍郎爲門下侍郎

五代史晉書曰天福七年詔門下侍郎班在常侍之下

俸禄同常侍

三輔决録曰卓茂字子康元帝時遊學長安以儒行爲給事黄門郎

又曰杜恕字矜伯拜黄門侍郎每直省閤威儀矜嚴

又曰馬后志在克已輔上不以私家干朝廷弟爲黄門郎訖永平世不遷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六爲黄門郎

王蝦别傳曰蝦字昭先魏文以蝦爲黄門侍郎每納忠

言輙手壞本自在禁省歸書不封帝嘉其淑慎如此

桓階别傳曰階爲尚書令文帝行幸見諸少子無褌上

搏手曰長者子無褌是日拜三子爲黄門郎

傅子曰王黎爲黄門郎軒軒然得志煦煦然自樂

劉向七略曰孝宣皇帝重申不害君臣篇使黄門郎張

子喬正其字

劉向集書誡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黄門侍郎顯處也新

拜皆謝貴人叩頭謹戰戰慄慄乃可必免

唐中宗授常嗣立黄門侍郎制曰絳衣近侍秩亞貂蟬青瑣崇班職參鴛鷺實神化之有寄信賢才之攸宜通議大夫常嗣立忠規弈葉孝緒蟬聯家匡玄燕之朝人輔彤靈之代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驥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入光振鷺譽滿三臺出據馮熊聲流十部近者命兹鸞渚已濯鴈行纔出芸局奄歸蒿里永言荆樹生折連枝眷彼恒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皂蓋宜襲寵於黄樞

給事中

六典曰給事中凡百司奏抄侍中審定則先讀而署之以駮正違失凡制敕宣行大事則稱揚德澤襃美功業覆奏而請施行小事則署而頒之凡文武六品已下授職所司奏擬則校其仕歷深淺功狀殿最訪其德行量其才藝若官非其人理失其事則白侍中而退量焉

漢儀注曰諸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爲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爲之以備左右顧問

漢書曰給事秦官也至漢因之皆爲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

又曰元帝詔蕭望之傅朕八年可賜爵關内侯給事中

後漢書曰鄭衆字仲師以明經拜給事中

魏志曰秦朗字元明明帝即位授以内官爲給事中每車駕出入朗常隨從時明帝喜發舉數有以輕微而致大辟者朗終不能有所諫止又未嘗進一善人帝亦以是親愛每顧問之多呼其小字阿蘇

晉書曰任熈字伯遠立德邈然徴拜給事中

晉起居注曰武帝太康七年詔曰郎中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其以建為給事中

晉武帝詔曰燕王師陳邵清貞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敦儒訓可給事中

唐書曰盧粲幽州范陽人也景龍二年遷給事中時節愍太子初立常庶人以非己所生深加忌嫉勸中宗下勅令太子却取衛府封物每年以供服用粲駮奏曰皇

太子處繼明之重當主鬯之尊歲時服用自可百司供擬又據周官諸應用財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應用物並不會此則儲蓄之費咸與王同今與列國諸侯齊衡入封豈所謂憲章在昔垂法將來者也必謂青宫初啓服用所資自當廣支庫物不可長存藩封詔從之

又曰盧粲遷給事中時安樂公主婿武崇訓爲節愍太子所殺特追封爲魯王令司農少卿趙履温監護葬事履温諷公主奏請依永泰公主故事爲崇訓造陵詔從

其請粲駮奏曰伏尋陵之稱謂本屬皇王及儲君等自
皇家已來諸王及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承恩
特葬事越常途不應假永泰公主爲名請比貞觀已來
諸王舊例足得豐厚手勅荅曰安樂公主與永泰公主
無異同穴之義古今不殊魯王緣此特爲陵制不煩固
執粲又奏曰臣聞陵之稱謂施於尊極不屬王公已下
且魯王若論親等第則不親於雍王守禮雍王之墓尚
不稱陵魯王則不可因尚公主而加號且君之舉事則

載於方冊或稽之往典或考自前朝臣歷檢貞觀已來駙馬墓無得稱陵者且君人之禮服絶於傍朞葢爲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陛下以膝下之恩愛施及其夫贈賵之儀哀樂足備豈得使上下無辨君臣一貫者哉帝竟依粲所奏

又曰李藩爲給事中制勅有不可遂於黄勅後批之吏曰宜别連白紙藩曰别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勅耶裴垍言於帝以爲宰相器

又曰憲宗以同州刺史吕元膺復爲給事中初元膺自給事中除同州及入謝上問以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甚激切上嘉其剛正翌日謂宰臣曰吕元膺讜言直氣今欲留在左右使言得失卿等以爲何如李藩裴垍進賀曰陛下納諫超冠前王乃宗社無疆之福臣等不能廣求直士又不能數進直言孤負聖心合當罪責今請以元膺復爲給事中以備顧問上悅而從之

又曰李遜爲給事中嘗論時政以爲事君之義有犯無

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君臣數奏乃候隻日是畢歲

臣下睹天顔獻可否能幾何憲宗嘉之

又曰元和十四年以撫州司馬令狐通爲右衛將軍給

事中崔植封還制書言通前刺史壽州用兵失律前罪

未塞不宜遽加奬用上命宰臣諭植以通父彰有功不

忍棄其子其制方行

又曰韋弘景爲給事中屢有封駮時有劉士經以駙馬

交通邪倖自檢校官用爲太僕卿弘景執奏不可中人

宣諭再三弘景不爲之迴穆宗怒乃令弘景使南安邕容宣慰時論翕然推重

又曰郭承嘏爲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詔方下兩省迭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還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駮能奉其職宜在鎻闥牧守之才易爲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黄扉欲優其禄俸暫令亷問近關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爲給事中

又曰于敖還給事中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與翰林學士李紳素不叶遂誣紳以不測之罪逐於嶺外紳同職駕部郎中知制誥龐嚴司封員外郎知制誥蔣防坐紳黨左遷信汀等州刺史黜詔下敖封還詔書時人以爲與嚴相善訴其非罪皆曰于給事犯宰執之怒伸龐蔣之屈不亦仁乎及駮奏出乃是論龐嚴貶黜太輕中外無不大噱

東方朔記曰東方朔爲中郎賜帛百疋給事中

荀綽兖州記曰袁準字孝尼有俊才太始中拜爲給事中

胡廣集曰給事中掌侍從左右無員位次侍中常侍或名儒或國親

東晳集曰員外侍郎及給事冗從皆是帝室茂親或貴遊子弟若悉從高品則非本意若精鄉議則必有降損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一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二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

中書舍人 起居郎

起居舍人

中書舍人

六典曰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叅議表章凡詔㫖制勑

及璽書冊命皆按典故起草進畫既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制勑既行有誤則奏而正之

通典曰自永淳以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髦彦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爲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

晉中興書曰劉超遷中書舍人時臺省初建内外多事出内書命以忠慎稱加以治身清苦衣不重帛每上所

賜皆固辭曰凡陋小臣橫竊賞賜無德而祿殃咎必至

上益嘉焉

又曰徐邈字仙民東莞姑幕人也少好學問尤善經傳

時烈宗始覽典籍招延禮學之士謝安舉邈補中書舍

人在西省選正五經音訓學者宗之每預顧問輙有獻

替多所補益烈宗甚愛之

齊書曰永明元年熒惑入紫微時中書通事舍人四人

各住一省謂之四戸既總重權勢傾天下會玄象失度

太史奏宜脩福禳之太尉王儉謂帝曰天文乖忤此由四戸乃具舍人王文明等名奏之

又曰明帝踐阼引傅昭爲中書舍人時居此職者皆權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預器服率略身安麤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槃勑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

又曰茹法亮久爲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戀之垂涕而去

梁書曰裴子野以中書侍郎鴻臚常兼中書通事舍人
別勑知詔誥
南史曰顧協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
服食飲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
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絶於饋遺
北齊書曰荀士遜世祖時為中書舍人狀貌甚醜以文
辭見用曾有事須奏值世祖在後庭因左右傳通者不
得士遜姓名乃云醜舍人世祖曰必士遜也看封題果

是內人莫不懽咲

又曰顏之推天保末從顯祖至天池以爲中書舍人令中書郎叚孝信將勑書出示之推之推營外飲酒孝信還以狀言顯祖仍曰且停由是遂寢

北史曰魏收兼中書舍人與温子昇邢子才齊譽世號三才

隋書曰虞世基拜内史舍人煬帝即位顧遇彌隆秘書監河東栁顧言博學有才罕所推謝至是與世基相見

嘆曰海内當共推此一人非吾儕所及也

唐書曰貞觀中中書舍人高季輔上封章曰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弘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於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爲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爲益國未有坦平恕之懷副聖明之旨伏願隨方訓諭使各揚其職人敦朴素俗革澆浮家識孝慈人知廉恥杜其利欲之心載以清淳之化自然家富國肥禍亂何由而作太宗善之特賜鍾乳一劑

曰卿進藥石之言故以藥石報之也
又曰顔師古遷中書舍人專掌機密於時軍國多務凡有制誥皆成其手師古達於政理冊奏之工時無及者
又曰武后天授元年壽春郡王成器兄弟五人初出閤同日受冊有司撰儀注忘載冊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闕禮宰臣相顧失色中書舍人王劇立召小史五人各令執筆口授分寫同時須臾俱畢詞理典贍時人歎伏
又曰景龍四年初定内難唯中書舍人蘇頲在太極殿

後文詔填委動以萬計手操口對無毫釐差誤主書韓禮談子陽轉書詔草屢謂顗曰乞公稍遲禮等書不及恐手腕將廢

又曰楊炎爲中書舍人與常衮並掌綸誥衮長於制書炎善爲德音開元已來言詔制之美者號常楊焉

又曰王嶶曾祖擇從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朋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人號鳳閣王家

又曰齊澣開元中遷中書舍人論駮書詔潤色王言皆以古儀謨誥爲準的侍中宋璟中書侍郎蘇頲並重之

又曰薛元超道衡孫也爲中書舍人中書省有一盤石初道衡爲内史侍郎嘗踞而草制元超每見此石未嘗不泫然流涕

又曰賈曾授中書舍人曾以父名忠固辭乃拜諫議大夫知制誥至開元初復拜中書舍人又固辭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别於禮無嫌乃就職

與蘇晉同掌制誥皆以詞學見知時人稱爲蘇賈

又曰許景先轉中書舍人中書令張說常稱曰許舍人之文雖無峻峯激流嶃絶之勢然屬詞豐美得中和之氣實一時之秀也

又曰郄高卿爲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魚朝恩署牙將李琮爲兩街功德使琮暴横於銀臺門毆辱京兆尹崔昭高卿立詣元載抗論以爲國耻請速論奏載不從高卿遂以疾辭以前中書舍人居東洛凡

十年自號伊川田父清名高節稱於天下

又曰建中三年詔中書舍人分署尚書六曹復舊制也

又曰高郢掌誥累年家無制草或謂曰人皆留制集公焚之何也曰王言不可存私家時人重其愼密

又穆宗詔曰中書舍人故事分押六司佐宰臣判按𢘽革日久頓復稍難宜漸令條舉有須愼重者便令參議如關機密者即且如舊

又曰路隨敬宗初登極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仍錫金

紫有以金帛謝除制者必叱而卻之曰吾以公事接私財耶終無所納

又曰太和四年勑前行郎中知制誥者約滿一周年即與正授從諫議大夫知者亦宜准此

又曰封敖爲學士拜中書舍人敖構思敏速語近而理勝不務奇澁武帝深重之甞草賜陣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而善之賜之宫錦

又曰崔鄲轉中書舍人入思政殿謝恩鄲奏曰陛下用

臣爲侍講卒歲有餘未嘗問臣經義今蒙轉改日慙尸素有愧厚恩帝曰俟朕機務稍閑即當請益高錢曰陛下意雖樂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寧知重道帝深引咎錫之錦綵

又曰中書舍人鄭居中少有時名揚歷清貫晚年尤薄名利以疾辭官恣遊名山一日搦管爲詩纔書五字曰雲山遊已徧紙猶在手筆忽墮地而終

又曰晉初中書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東晉合爲一職晉

代入直閣內宣詔命而侍郎之任輕矣梁秩四百石品第八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它官兼令其後除通事直曰中書舍人

五代史後唐書曰明宗時劉贊爲中書舍人與學士竇夢徵同年登科隣居友善夢徵早卒贊與同年楊凝式緦麻爲位而哭其家無嫡長與視喪䘏孀稚士人稱之

五代史晉史曰陳乂長興中自舍人䘖命冊公主於太原公主即帝后也帝深待之但訝其高岸人或有獻可於乂宜

陳一謳頌以稱帝之美可邀其異待耳又曰人生貧富咸有定分未有持天子命違禮以求利旣損國綱且虧士行又令生所不爲也聞者無不嘉之

又曰天福五年九月詔曰六典云中書舍人掌侍奉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勅璽書策命皆按故事起草進畫旣下則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洩二曰稽緩三曰違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古昔已來典實斯在爰從近代別創新名今運屬興王事從師古俾仍舊貫

以輝前規其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

五代史漢史曰唐李昭以尚書郎出爲蘇州刺史朞歲以中書舍人召還不拜謂宰輔曰省郎拜舍人以知制誥爲次序使由刺史玷綸閣非敢聞命乃以兵部郎中知制誥翌歲拜舍人受之

五代史周史曰王延爲中書舍人權知貢舉有崔頎者協之子也授偃師簿薄其卑屑棄去數年應進士延將入貢院見舊相吏部尚書盧文紀素與協不睦謂延曰

舍人以謹重聞於時所以老夫去冬與諸相首以長者聞奏然此一途取事者頗多面目說者云越人善泅生子方晬乳母浮之水上或駭然止之乳母曰其父善泅子必無溺今若以名下取士徵泅之類也舍人當求實才以副公望延退而唾曰盧公之言爲崔頎也縱與其父不悅致意何至此耶來春以頎登甲科其仁而狥公皆此類也

百官志曰魏初中書置通事一人主呈奏晉初中書又

置舍人一人至東晉合通事及舍人二職謂之通事舍人猶掌呈奏

陶氏職官要録曰中書舍人舊視給事中

梁選簿云梁天監用人務簡英才不限資次

又曰隋内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减四人後改為内史舍人

荀朂集曰晉武帝時門下啓令史伊羨趙咸為中書舍人對掌文法朂奏以為不可

起居郎

六典曰起居郎掌記天子之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季冬則授之於國史焉

唐書曰太和九年十二月左右省起居郎賫筆硯及紙於螭頭下記言記事

又曰鄭朗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太和末風俗稍奢文宗

恭勤節儉巽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躬儉節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减損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太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内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玄宗幸温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耶今富人往往皆有左街副使張元昌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録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

便名爲史伏准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史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有平常閒話不關禮體垂諸將來竊以爲恥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

見以成醜言朗遂進之

又曰開成二年十二月閤門對左右史裴素等上自開成初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君臣論奏得以畧書故開成政事最詳於代

起居舍人

六典曰起居舍人掌脩記言之史録天子之制詔德音如記事之制以紀時政之損益季冬則授之於國史

唐書曰邢文偉滁州全椒人時右史官缺高宗謂侍臣

曰邢文偉事我兒能減膳切諫此正直人也遂擢拜右
史
又曰李讓夷字達心爲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
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讓有痼疾請罷官宰臣
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
盡言令諫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傚帝
曰讓夷可也李固言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
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古法不可用朋黨如

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大臣知重如此

又曰魏謩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唯簪笏見在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

又曰魏謩文宗時爲起居舍人紫宸入閤遣中使取謩

起居注欲視之蓍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人書之臣以陛下爲文皇帝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蓍曰由史臣不守職分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已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

又曰張次宗有文學稽古厲行開成中爲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筆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

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吏質証所奏是非
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沈咸熙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潘河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三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一

諫議大夫　補闕

拾遺

諫議大夫

六典曰諫議大夫掌侍從贊相規諫諷諭凡諫有五一

曰諷諫二曰順諫三曰規諫四曰致諫五曰直諫

漢書曰帝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少好脩文業尤謙遜其接人貧賤者益加由是名譽日廣以明經擢爲諫議大夫

又曰劉輔以美才擢爲諫議大夫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輔上書曰陛下乃觸情縱欲以卑賤之女母天下乎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爲柱卑人不可以爲主臣辱諫諍之官不敢不盡死言

又曰貢禹字少翁元帝徵爲諫議大夫數虚已問以政事時年穀不登禹奏言宮室制度宜從儉省天子納其善言

又曰夏侯勝字長公明洪範五行爲諫議大夫爲人簡易無威儀見時謂上爲君誤相字於上前上以此親信之

又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衆厥閒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如淳曰言王政

中和在官者樂其職也　宣布詩如淳曰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蘇林曰歌之名也　選好事者令爲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何武爲童子選在歌中武歌於太學宣帝召見曰此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言褒有軼材上乃徵褒既至詔褒爲聖主得賢臣頌擢爲諫議大夫

又曰揚雄字子雲以耆老久次轉爲諫議大夫疾免復召爲諫議大夫家至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肴酒以從遊學

又曰孔光字子夏經學尤明舉止方正爲諫議大夫

東觀漢記曰郭丹字少卿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而歎曰丹不乘使者車不出此關既至京師嘗爲都講更始二年爲諫議大夫持節歸南陽自去家十三年果乘高車出關

後漢書曰陳禪字紀山爲諫議大夫西南禪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大會作之於庭禪離席舉手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

又曰常彪字孟達上疏曰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謇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動舉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人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

又曰江革轉諫議大夫賜告歸天子思革篤行詔齊相曰諫議大夫江革前以病歸今起居何如夫孝者百行之冠衆善之始也縣以見穀千斛賜巨孝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致羊酒以終厥身

又曰劉陶字子奇拜諫議大夫靈帝世天下日危陶上疏言天下亂皆由於宦豎宦豎見事急共讒陶詔收黄門北寺獄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讒邪相求考掠日深臣恨不列稷禼伊周之蹤而與比干龍逄爲儔事敗乃悔復何可及閉氣而死

續漢書曰周舉字宣光梁商表爲從事中郎商疾甚帝問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慎高亮可任諫議大夫

謝承後漢書曰傅翻字君成轉諫議大夫天性諒直數陳讜言武帝嘉之

又曰虞承字叔明拜諫議大夫雅信忠謇在朝堂犯顔諫争終不曲撓散禄賑給諸生言德無比

魏志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也自爲兒童戲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爲將帥口授兵法數萬言

爲丞相主簿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與夏侯尚並掌軍計

又曰賈逵字梁道太祖征玄德先遣逵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數十逵以軍事急輙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之拜諫議大夫

蜀志曰尹默字思潛以左氏傳教授後主踐祚拜諫議大夫

晉書曰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揚雄之才明帝召作東壁雍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後魏書曰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為諫議大夫任

城王澄謂普惠曰不喜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唐書曰高祖嘗嘲蘇世長曰名長意短口正心邪棄忠良於鄭國忘信義於吾家世長對曰名長意短實如聖旨口正心邪未敢奉詔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以山南歸國唯蒙屯監於是拜為諫議大夫

又曰蘇世長擢拜諫議大夫從幸涇陽校獵大獲禽獸於旌門高祖入御營顧謂朝臣曰今日畋樂乎蘇世長進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為大樂高祖色

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世長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

國計則忠矣

又曰王珪爲諫議大夫嘗有論諫太宗稱善遂詔每宰

相入内平章大計必使諫官隨入與聞政事

又曰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

當時諫舜十有餘人食器之間苦諫何也遂良對曰雕

琢害農事纂組傷女工首創奢淫危亡之漸漆器不已

必金爲之金器不已必玉爲之所以諫臣必諫其漸及

其滿盈無所復諫上然之

又曰蕭鈞遷諫議大夫時有左武候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殺之鈞進諫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恐天下聞之必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臣之所職以諫爲名愚衷所懷不敢不奏帝謂曰卿職在司諫能盡忠規遂特免其死罪顧謂侍臣曰此乃眞諫議也

又曰武后臨朝置匭四區共爲一室列於朝堂東方春

色青有能告以養人及勸農可投書於青匭銘之曰延
恩南方夏赤色有能正諫論時政之得失可投書於丹
匭銘之曰招諫西方秋色白有能自陳抑屈可投書於
素匭銘之曰申寃北方水色玄有謀智者可投書於玄
匭銘之曰通玄宜令正諫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
知匭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即進天寶九載三月改匭
爲獻納
又曰李景伯遷諫議大夫中宗嘗宴侍臣及朝集使酒

酣令各爲迴波詞衆皆爲謟佞之詞及自要榮位次至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巵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中宗不悅中書令蕭至忠稱之曰此真諫官也

又曰至德元年制諫議大夫論事自今已後不須令宰相先知

又曰乾元二年四月兩省諫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說既成殿最用存沮勸

又曰陽城爲諫議大夫裴延齡讒譖陸贄等坐貶黜德宗怒不解在朝無救者城聞而起曰吾諫官也不可天子殺無罪人而信用姦臣即率拾遺王仲舒等數人守延英門上疏延齡姦佞贄等無罪狀德宗大怒召宰相入語將加城等罪良久乃解令宰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閤諫趍往至延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及王仲舒等曰諸諫議能如此言事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

太平萬福武人時年八十餘自此名重天下

又曰崔鄲遷諫議大夫穆宗即位荒於禽酒坐朝恒晚鄲與同列鄭覃等延英切諫穆宗甚嘉之畋遊稍簡

又曰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周墀對公權論事切直忤旨周墀爲之惴慄公權詞氣益堅上徐謂公權曰朕知舍人不合却作諫議以卿論事有爭臣之風令授卿諫議大夫

又曰孔戣爲諫議上疏以事四條陳諷後有李涉投匭

上言吐突承璀公忠竊爲匭使覽副狀大怒逐之因上疏苦諫遂貶涉倖臣聞之側目人皆爲危之竊高步公卿間以方嚴見憚

又曰馮定爲諫議大夫李訓事敗伏誅衣冠横罹其禍中外危疑及改元御殿中尉仇士良請用神策仗衞在殿門定抗疏論罷人情危之又請許左右史隨宰臣入

延英記事

又曰會昌元年中書門下奏據六典隋置諫議大夫七

人從四品上大歷元年昇門下侍郎為正三品兩省遂闕四品建官之道有所未周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周漢大臣願入禁闥補過拾遺張衡為侍中常居帷幄從容諷諫此皆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行其道況謇諤之地宜有老成之人秩未優崇則難用耆德其諫議大夫望依隋書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向後與丞郎出入迭用以重其選從之

五代史周書曰顯德五年勅諫議大夫宜依舊正五品上仍班位在給事中之下按唐六典諫議大夫四員正五品上皆隷門下省班在給事中之下會昌二年十一月中書門下奏昇爲正四品下仍分爲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闕故其班亦升在給事中之上近朝自諫議大夫拜給事中者官雖序遷位則降等至是以其遷次不倫故改正焉

三輔決録曰第五頡字子陵爲諫議大夫洛陽無主人

鄉里無田宅寄止靈臺中或十日不炊

補闕

六典曰補闕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年初左右各加三員通前爲十員其或才職相當不待闕而授言國家有過闕而補正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補闕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唐書曰王源中字正蒙早以文學知名升進士第宏詞科累遷至左補闕時典禁軍者不循法度至有臺府人吏皆爲追擒源中上疏其略曰夫臺憲者紀綱之地府縣者責成之所設有罪犯宜歸司存安有北軍勢重於南衙輦下權傾於仗内乞還法司庶守職分憲宗可其請

又曰裴垍在中書有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轉補闕及衆謝之際垍廷語之曰獨孤與李二補闕孜孜

獻納今之遷轉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昨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悉而退

又曰文宗以魏謩爲補闕上嘗言於宰臣曰太宗皇帝得魏徵採拾闕失弼成聖政今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極匡諫雖不敢希及貞觀之政庶幾處於無過之地今授謩左補闕於内狀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善爲之詞

唐書曰貞元中常渠牟爲右補闕内供奉僚列初輕之

上在延英既對宰相多使中貴人召渠牟於官次同輩
始注目矣歲中遷左諫議大夫時延英對秉政財賦之
臣晝漏率下二三刻爲常渠牟奏御率下五六刻上笑
語欵洽往往外聞
又曰常温爲左補闕忠鯁救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
宋公履行有素身居台輔不當有此是姦人陷害也吾
輩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電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惑之咎
耶因率同列伏閤切爭之由是知名

拾遺

六典曰拾遺唐垂拱中創立四員左右各二天授初左右各加二員通前爲十員才可則登不拘階級言國家有遺事拾遺而論之故以名官焉

又曰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大則廷議小則上封若賢良之遺滯於下忠孝之不聞於上則條其事狀而薦言之

唐書曰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内史李嶠及監察御史張

廷珪並薦邕詞高行直堪爲諫爭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又曰李邕爲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奏侍臣張昌宗兄弟有不順之言請付發推斷則天初不應邕在陛下進曰臣觀宋璟之言事關社稷望陛下可其奏則天色稍解始允宋璟所請既出或謂邕曰吾子名位尚卑若不稱旨禍將不測何爲造次如是邕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若不如此後代何以稱也

又曰李邕爲左拾遺及中宗即位以妖人鄭普思爲秘書監邕上書諫曰蓋人感一飧之惠殞七尺之身况臣爲陛下官受陛下禄而得目有所見口不言之是負恩矣自陛下親政日近復在九重所以未聞在外羣下竊議道路籍籍皆云普思多行詭惑妄說妖祥唯陛下不知尚見驅使此道若行必撓亂朝政臣至愚至賤不敢以胸臆對揚天庭請以古事明證孔子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今若以普思有奇術可致長生

久視之道則爽鳩氏久應得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仙方則秦皇漢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佛法則漢明梁武久應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若以普思可致鬼道則墨翟干寳各獻於至尊矣而二王得之永有天下亦非陛下今日可得而求此皆事渉虛妄歴代無效臣愚不願陛下復行之於明時唯堯舜二帝自古稱聖臣觀所行故在人事敦睦九族

平章百姓不聞以鬼神之道聽理天下伏願陛下察之則天下幸甚疏奏不納

又曰許景先常州義興人後徙家洛陽少舉進士授夏陽尉神龍初東都起聖善寺報慈閣景先詣闕獻大像閣賦詞甚美麗擢拜左拾遺

又曰蕭昕爲左拾遺昕常與布衣張鎬爲友館而禮之表薦曰如鎬者用之爲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玄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

又曰元和中以左拾遺杜從郁爲秘書丞從郁司徒佑之子也初自司議郎爲左補闕崔羣韋貫之左拾遺獨孤郁等上疏以爲宰相之子不合爲諫爭之官於是降爲左拾遺羣等又奏云拾遺與補闕雖資品不同而皆是諫官父爲宰相而子爲諫官若政有得失不可使子論父於是改授之

又曰元和中延英宰相臣對訖左拾遺楊歸厚次請對時上坐久宣令後坐日對來歸厚堅詞固請宰相諭之

不退上乃召見歸厚首論中官許遂振次歷詆宰輔皆過激切然而自階求試其詞甚繁逾刻而罷

又曰元稹除左拾遺稹性鋒鋭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滞事無不言即日上疏論諫職

又曰寶歷中左拾遺李漢右拾遺舒元褒薛廷老等五人於閤内諫曰臣伏見近日除授往往不由中書進擬或是宣出臣恐自此紀綱寖壞姦邪恣行伏乞聖恩詳察上厲聲曰更有何事舒元褒進曰陛下近日修造亦

太多上色變曰何處修造元褒俛首不能對薛廷老奏曰臣等是諫臣有所聞即合論奏亦豈知陛下修造之所但見般輦瓦木絶多即知修造不已伏乞稍留聖慮上曰所奏知然後各復位議者以爲不廢其職

又曰太和三年左拾遺舒元褒等論中丞温造凌供奉官事今月四日左補闕李虞與温造街中相逢造怒不迴避遂捉李虞祗承人禁身一宿決脊杖十下者臣等謹案國朝故事供奉官街中除宰相外無所迴避今温

造蔑朝廷典故凌陛下近臣恣行胸臆曾無畏忌伏以事有雖小而關分理者即不可失也分理一失亂由之生遺補官秩雖卑乃陛下侍臣也中丞雖高乃法吏也侍臣見凌是不廣敬法吏壞法何以持繩前時中書舍人李虞仲與造相逢造乃曳去引馬知制誥崔咸與造相逢又捉其從人當時緣不上聞所以强暴益甚臣等又聞元和長慶中中丞行李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尊崇自處不思僭擬之嫌陛下若

不因此特有懲革伏恐從此供奉官輩便須迴避中丞
累朝制度失自陛下臣等官忝諫列實爲陛下惜之奉
勑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不在行李自大侍臣之職在
獻可替否不在道途相高並列通班合知名分如聞喧
競亦以再三旣招人言甚損朝體其臺官與供奉官同
道聽先後而行道途任祇揖而過其忝從人則各隨本
官之後少相僻避勿信衝突又聞近日已來應合有導
從官手力多者街衢之中行李太過自今傳呼前後不

過三百步

唐書曰歸登爲右拾遺裴延齡以姦佞有恩欲爲相諫議大夫陽城上疏切諫德宗赫怒右補闕熊執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慘然曰願寄一名雷霆之下安忍令足下獨當自是同列切諫登每聯署其奏無所迴避時人稱重

又曰王仲舒字弘中貞元十年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仲舒登乙第超拜右拾遺裴延齡領度支矯

誕大言中傷良善仲舒上疏極論之

又曰趙宗儒拜右拾遺翰林學士父驊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二

散騎常侍 員外散騎常侍
通直散騎常侍 散騎侍郎
員外散騎侍郎 通直散騎侍郎
散騎常侍

六典曰唐貞觀初置散騎常侍二員隷門下省顯慶三年又置二員隷中書省始有左右之號並金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爲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爲右貂謂之八貂

又曰散騎常侍晉代此官選望甚重時與黄門侍郎謂之黄散

漢書百官表曰散騎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正員多至數十人

應劭漢官儀曰秦及前漢置散騎及中常侍各一人散騎騎馬並乘輿車獻可替否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爲一官省中置四人與侍中同掌規諫不用宦者宦者爲官不過署令

魏略曰散騎常侍比於侍中貂璫插右黄初中始置四人出入侍從與上談議不典事

蜀志曰魏文帝善孟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

吳志曰薛瑩既至洛陽特先見叙爲散騎常侍荅問處

當皆有條理

晉書曰鄭默字思元爲散騎常侍武帝出南郊侍中已陪乘詔曰使鄭常侍參乘

又曰阮孚爲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

又曰華嶠字叔駿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内臺中書散騎著作及禮儀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統之也

又曰何劭字敬祖曾之子也少與武帝同年有總角之好及帝即位轉散騎常侍甚見親重

晉起居注曰太康七年詔曰尚書馮紞忠亮在公歷職内外勤恪匪懈而疾未差屢求放退其以紞為散騎常侍賜錢二千萬牀帳一具

又曰昇平五年詔曰前西中郎謝萬才義簡亮宜居獻替其以萬為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庾闡有文章才美議者以為宜綜國史於

是召爲散騎常侍

晉諸公賛曰司馬駿五六歲能書數魏王爲帝駿八歲爲散騎常侍侍講

齊書曰周盤龍自平北將軍爲散騎常侍武帝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齊職儀曰魏氏侍中皆騎從御登殿與散騎常侍對挾帝侍中居左常侍居右

後魏書曰初高祖以李彪爲散騎常侍郭祚因入見高

祖謂祚曰朕誤授一人官禄對曰豈容聖詔一行而有差異高祖曰朕昨誤沉吟曰此自應有讓朕欲别授一官須臾彪有啓曰伯有辭卿子産所惡臣欲之已久故不敢讓高祖歎謂祚曰卿之忠諫李彪正辭使朕遲迴不能復决遂不移官

又曰明亮爲常侍加武勇將軍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

又曰苟頽承明元年文明太后令百官舉才堪幹事人

足委仗者於是公卿咸以顇應選徵拜散騎常侍

又曰孝文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集書合省逋墮致使王言遺漏起居不修

北齊書曰宋弁爲散騎常侍遷右将軍領黄門弁屢讓高祖曰散騎位在中書之右常侍者黄門之㢑兄領軍者二衛之假攝不足空存推讓而棄大委任

又曰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高隆之自表解侍中并陳請假侍服者亦請罷之詔皆如表

三國典畧曰齊遣散騎常侍梁瞻聘於陳瞻辭韻温雅南人欽服乃謂之曰常侍前期何竟不來今年誰相對者

又曰賀琛爲梁散騎常侍梁主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人呼之

隋書曰案漢官侍内金蟬左貂金取剛固蟬取高潔也董巴志曰内常侍右貂金璫銀附蟬内書令亦同此今宦者去貂内史金蟬右貂納言金蟬右貂開皇時特加

散騎常侍在門下者貂蟬至是罷之唯加常侍聘外國者特給貂蟬還則輸納於内省

環濟要略曰散騎常侍入侍左右出則常侍事於廊廟之下

華嶠集云詔曰散騎以從容侍從承荅顧問掌讚詔命平處文籍故前世多叅用文學之士議郎華嶠有論議著述之才其以嶠爲散騎常侍兼與中書共叅著作事

嶠表謝云非臣典筆申辭所能陳表

員外散騎常侍

晉書曰吏部郎李重啓東莞太守曹嘉之才翰學義先代之右宜補員外常侍

晉起居注曰咸康八年司徒王導表員外常侍孫朝八年告老棄身狖宇永絶榮禄宜給本官秩俸以終餘年

梁書曰賀琛字國寶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座無貂貂自琛始也

通直散騎常侍

陶氏職官要録曰晉太始十年詔東平王楙爲員外常侍通直殿中與散騎常侍通直通直之號葢自此始也

朱鳳晉書曰左軍陳輿騫之子以父老求去職宿衛不宜曠詔以爲通直常侍

宋書曰通直散騎常侍員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晉江左置四人

梁書曰鮑泉嘗乘高幰車從數十左右繖葢服玩甚精

道逢國子祭酒王承承疑非舊貫遣訪之泉從者荅曰鮑通直承怪馬復欲辱之遣逼車問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都下少年遂爲口實見尚豪華人相戲曰鮑通直復是何許人而得如此以之爲笑謔

北齊書曰張景仁除通直散騎常侍及奏御筆點通直字遂爲正常侍也

隋書曰許善心加通直散騎常侍聘於隋遇高祖伐陳禮成而不獲反命累表請辭上不許留縶賓館及陳亡

高祖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之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勑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通直散騎常侍賜衣一襲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乃朝伏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我平陳國唯獲此人既能懷其舊君即是我誠臣也勑以本官直門下省賜物千叚馬二十疋

散騎侍郎

魏志曰文帝延康元年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

又曰鍾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之風

魏略曰孟康字公休安平人黄初中以於郭后有外屬并受九親賜拜遂轉爲散騎常侍是時散騎皆以高才英儒充其選而康獨縁妃嬙雜在其間故於時皆共輕之號爲阿九康既才敏因在冗官博讀書傳後遂有所彈駮其文義雅而切要衆人乃便加意

晉陽秋曰荀顗字景倩帝見而奇之曰荀令君子也擢拜

散騎侍郎

干寶晉紀曰處士馮掀志行過人以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覿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慠世之容次也敬而爲賔主者固俗士也華至掀待之恭於是時人少之

唐書曰高祖初平長安拜舞人安叱奴爲散騎侍郎旣在朝列咸陪遊宴禮部尚書李綱諫曰臣案周禮均工樂胥不得預於士伍雖復才如子野妙等師襄皆終身繼不易其業故魏武帝欲使禰衡擊鼓先解朝服露體

而擊之問其故對曰不見以先王法服而爲伶人之衣也唯齊末高綿封曹妙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監今新定天下開太平之基起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滯草萊而先令舞胡致位五品鳴玉曳組趍馳廊廟故非創規模貽子孫之道也高祖不納

桓氏家傳曰延康元年初置散騎之官皆選親舊文武之才以爲賓宴之臣遷桓範爲散騎侍郎

陶氏職官要録曰案漢初有騎郎常侍有資者得爲騎

郎資滿五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資爲常侍郎盖此官也

華嶠譜叙曰華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爲散騎侍郎時同寮諸郎共平尚書事年少並厲鋒氣要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深文論駮唯表不然事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

員外散騎侍郎

晉起居注曰太興四年詔曰今以前司空從事中郎盧諶為散騎侍郎在員外

晉中興書曰苻堅青州刺史苻朗降烈宗詔曰朗深識逆順望風歸化既嘉此誠亦簡其才可員外散騎侍郎并賜給之

宋書曰員外散騎侍郎置無員

後魏書曰梁三益字敬安於南陽內附高祖與語善之曰三益三益殊不惡拜員外散騎侍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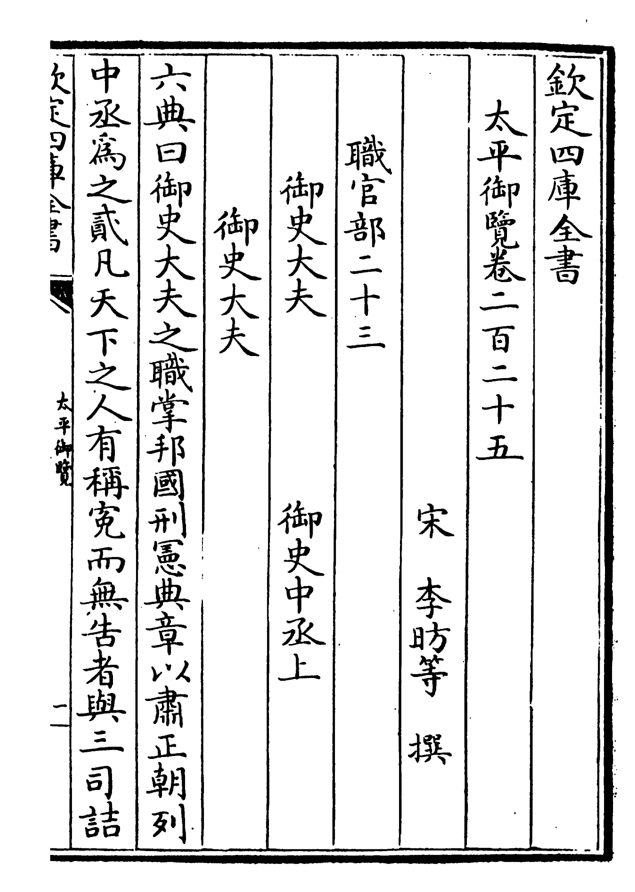
通直散騎侍郎

晉大興元年起居注曰置通直散騎侍郎四人

沈約宋書曰晉元帝使員外散騎侍郎二人與散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

後魏書曰李瑾字道瑜美容貌頗有文才遷通直散騎侍郎與黃門王遵業尚書郎盧觀典修儀注臨淮王式謂瑾等三儁共掌帝儀可謂舅甥之國王盧即瑾之外兄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職官部二十三

御史大夫　御史中丞上

御史大夫

六典曰御史大夫之職掌邦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列中丞爲之貳凡天下之人有稱寃而無告者與三司詰

之三司即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凡中外百寮之事應彈劾者御史言於大夫大事則方幅奏彈之小事但署名而已

漢書公卿表曰御史大夫秦官也應劭曰侍御之率故稱大夫

史記曰趙堯者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奇士也君必異之且代君位昌笑曰堯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堯侍高祖獨不樂悲歌群臣不知所以然堯進問陛下所悲者非

爲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强相及呂后太子群臣所素敬憚者乃可高祖曰然誰可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呂后太子及大臣皆敬憚之獨昌可高祖乃召問昌謂之曰吾欲固煩公公强爲我相趙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毋可者於是徙昌爲趙王相

既行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毋以易堯遂拜堯爲御史大夫

漢書曰元帝時瑯琊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書言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中正有知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盡其能

又曰朱博爲御史大夫府吏舍百餘區井泉俱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

夕烏去後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果廢焉

又曰汲黯謂上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三公爲布被誠飾詐以釣名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九卿以下無差誠如黯言

又曰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置朔方之郡弘諫以爲罷斃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滄海專奉朔方上許之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舞文巧詆以輔法

又曰張歐爲御史大夫上具獄事可却之不可者不得已而爲之涕泣計之其愛人若此年老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禄歸老於家

又曰杜周爲御史大夫後周子延年又爲御史大夫以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

又曰倪寛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所匡諫官屬易之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每朝奏事語國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充位而已

又曰晁錯遷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則削其地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錯獨竇嬰爭之由此與嬰有隙

又曰哀帝建平二年朱博奏請罷大司空以御史大夫爲百寮師帝從之

又曰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倪寬爲弟子及御史大

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雒陽聞寛爲大夫褚大笑及至與寛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漢書百官志曰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事

漢雜記事曰故事上書爲二封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之有不善併去不奏魏相爲御史大夫奏去副封以防擁蔽

漢舊儀曰御史大夫寺在司馬門内門無塾門署用梓板不起𥨪色題曰御史大夫寺

北齊楊楞鄴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宫闕西南其門北開取冬殺之義也

唐書曰韋挺太宗嘗謂挺曰卿之任御史大夫獨朕意耳左右大臣無爲卿地者卿勉之哉

又曰薛謙光拜御史大夫時僧惠範恃太平公主權勢逼奪百姓店肆州縣不能理謙光將加彈奏或請寢之

謙光曰憲臺理寃滯何所迴避朝彈暮黜亦可矣遂與殿中慕容珣奏彈之

又曰韋思謙除右肅政大夫遂坐受拜或以爲言謙曰國家班列自有等差奈何以姑息爲事

又曰崔隱甫爲大夫一切督責之事無大小悉令諮決稍有忤意列上其罪前後貶黜者過半群僚側目上常謂曰卿爲大夫深副朕所委

又曰肅宗幸靈武李峴應名至行在拜扶風郡太守兼

御史大夫旣収京師拜禮部尚書守京兆尹復兼御史大夫時峴兄峘爲戸部尚書兼成都尹乾元初𤣥宗還京峘自蜀至又兼御史大夫兄弟俱判臺事自國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未有其比時長安士庶皆賦美之

又曰崔縱勸李懷光西至奉天加右庶子充使無幾拜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數奏懷光剛愎反覆宜隂備之及幸梁州左右或短之曰縱素善懷光必不來矣上曰他人不知縱吾可保不數日縱至拜御史大夫

又曰李元素徵拜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中位缺久難其人至是元素以名望召拜中外聳聽及居位一無修舉但規求作相久之寢不得志見客必曰無以某官散相疎也見屬官必先拜脂帝在列大失人情

又曰李景讓轉御史大夫景讓慷慨有大志事毋以孝聞正色立朝言無避忌時宣宗皇舅鄭光卒詔贈司徒罷朝三日景讓曰國舅雖親朝典有素無容過越乃上言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況皇太后

哀切之時理合加等而賜之粟帛降之弔問自家刑國

允謂合宜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即前列所無

縱有亦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

於外族則深於宗屬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

庶猶然況當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朝

廷公卿以至庶人據開元禮外祖父母及親舅喪止服

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縗周年所以疎其

外而密於内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强盛故西漢

有吕氏之侈幾滅劉氏國朝有則天之簒殆革唐命蓋非一朝一夕其所由來漸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設使陛下速改詔命輟朝一日或兩日示其昇降有差恩禮無僭使四方見陛下欽明之德青史傳陛下制度之文垂之百王永播芳烈臣愚不肖謬竊恩私實願陛下處於堯舜之上羲軒之列所以甘心鼎鑊伏進危言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

又曰田令孜軍沙陁逼京師移幸鳳翔邠帥朱玫以兵

來迎駕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不及扈從
而隨駕者黄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寳雞候館詔授
孔緯御史大夫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行在時京
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盩厔並爲亂兵所剽資裝殆盡緯
承令見宰相論事蕭遘以田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
辭疾不見緯遣臺吏促百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爲詞
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史謂之曰吾輩幸荷國恩身
居憲秩雖六騑奔迫而咫尺天顔累詔追徵皆無承稟

非臣子之義也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恤况在君親
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夫豈不懷但藍
屋剽剥之餘丐食不給今若首途聊營一日之費俟信
宿繼行可也綿拂衣而起曰吾妻危疾旦不得夕丈夫
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爲謀吾行决
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
觀群臣之意未有發期僕忝憲闈不宜居後道途多梗
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綿曰路無頓

遞畏粮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綿達散關緯知

朱玫必蓄異志奏曰關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

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關而邠岐之兵圍寳雞攻

散關徽綿之言幾危矣

五代史後唐史曰天成元年夏六月以李琪爲御史大

夫自後不復除

通典曰漢御史大夫副丞相事若今之同平章及叅知

機務之類所以漢書云薛貢帝匡迭爲宰相薛宣帝賢

匡衡則是丞相而貢禹但爲御史大夫
又曰武后時改御史臺爲肅政臺凡置左右肅政二臺
別置大夫中丞各一人侍御史殿中監察各二十人
漢武帝集曰武帝作栢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爲七
言詩者乃得上坐御史大夫曰刀筆之吏臣執之
唐中宗授楊再思檢校左臺大夫制曰避車要秩非德
靡升專席雄班惟賢是屬侍中楊再思衣冠舊齒廊廟
宏材寒暑不易其心始終弗虧其度在明時而有立居

暗室以無欺投水陳謨邁漢朝之三傑雲沙作相掩虞
日之五臣森乎抱松柏之心凜若負氷霜之氣佇因獻
替兼肅權豪宜分務於鸞扃俾効能於烏署
又蘇瑚授右臺大夫制曰烏臺峻秩望總鐵冠蒼珮崇
班威高石室誠副相之榮級實次卿之通任前岐州蘇
瑚詞呑楚澤量湛黃陂既光大厦之才堪入巨川之用
西京展驥道掩題輿右輔馮熊風超露冕朱帷露撤初
停州縣之勞白簡霜凝宜屏權豪之氣

御史中丞上

常昭辨釋名曰御史中丞居中丞相者也辨云此中丞自御史大夫下丞有二其一别居殿中舉不法故曰中丞

周禮曰天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宫刑以理王宫政令凡宫之糾禁注曰若漢之御史中丞

史記曰減宣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三十年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决

漢書曰陳咸字子康沛郡人爲中丞總領州郡奏事課第諸刺史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

又曰鮑宣字貢君爲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由是知名

又曰中丞有石室以藏秘書圖讖之屬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

又曰張湯爲御史大夫丞上請造白金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

東觀漢記曰樊准字幼陵爲御史中丞舉正非法百寮震悚

又曰宣秉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魏書曰高恭之字道穆爲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正之人彼

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奉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

謝承後漢書曰陳謙字伯讓拜御史中丞執憲奉法多所糺正爲百寮所敬尚書選舉序位旌賢常諮問謙自陳蕃雖尊爲宰相論議褒貶每往質疑皆服其清識高亮

續漢書曰馬嚴字威卿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嚴舉劾案章申明舊典奉法按舉無所迴避百僚憚之

漢官儀曰御史中丞二人本御史大夫之丞其一別在

殿中兼典蘭臺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

章奏糾察百僚

漢舊儀曰御史中丞督司隸司隸督司直司直督刺史

刺史督二千石以下

漢官解詁注曰建武以來省御史大夫官屬入侍蘭臺

蘭臺有十五人特置中丞一人以總之此官得舉非法

其權次尚書

魏志曰鮑勛字叔業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群僕射司馬宣王並舉勛爲宫正宫正即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

魏氏春秋曰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也

太平御覽卷二百二十五